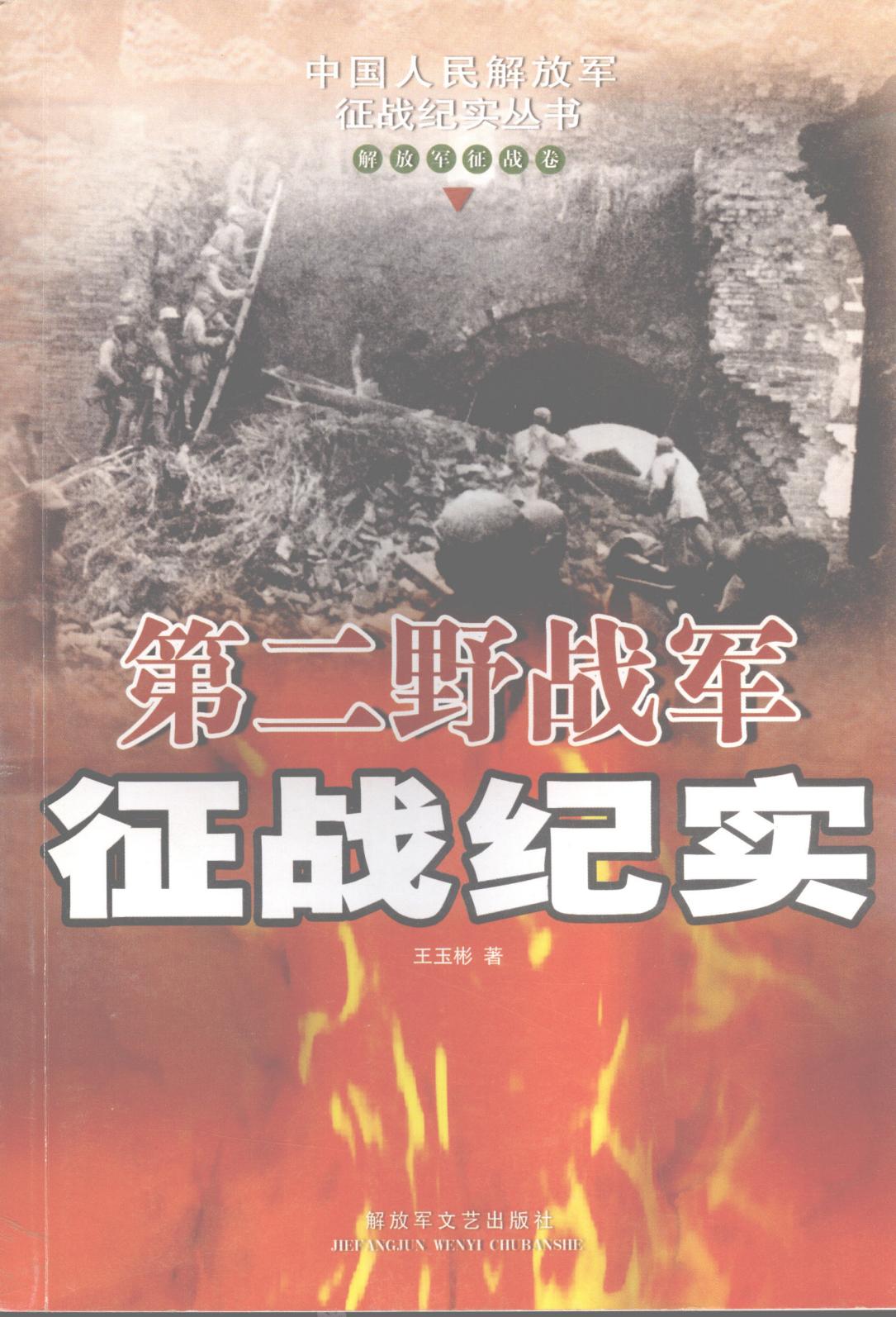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解放军  
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征战卷



# 第二野战军 征战纪实

王玉彬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解放军征战卷

# 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

王玉彬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 / 王玉彬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478-8

I . 第… II . 王… III .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817 号

### 书 名：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

---

作 者：王玉彬

责任编辑：姜念光

装帧设计：王 旭

责任校对：高亚林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 - 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548 千字

印 张：21.75

印 数：10,001—15,000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02 年 9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ISBN 7-5033-1478-8/I·1182

定 价：37.00 元

# 目 录

第 一 章	针锋相对	1
第 二 章	击破黄粱	19
第 三 章	激战百日	39
第 四 章	战局陡转	66
第 五 章	豫北造势	76
第 六 章	黄河飞渡	90
第 七 章	势如破竹	102
第 八 章	鲁西战事	121
第 九 章	喋血羊山	133
第 十 章	抉择关头	157
第 十一 章	千里跃进	170
第 十二 章	南下洪流	193
第 十三 章	伟大转折	209
第 十四 章	艰难岁月	235
第 十五 章	饮马长江	264
第 十六 章	向死而生	280
第 十七 章	岁寒冬青	309
第 十八 章	锦囊妙算	321

## 目 录

第十九章	逐鹿中原	339
第二十 章	刀劈三关	352
第二十一 章	运筹淮海	384
第二十二 章	初战宿县	405
第二十三 章	淮北鏖兵	421
第二十四 章	围而不阙	444
第二十五 章	全歼黄维	474
第二十六 章	新的一年	512
第二十七 章	百万雄师	524
第二十八 章	谁主沉浮	542
第二十九 章	江北扬戈	553
第三十 章	纵横捭阖	569
第三十一 章	大江东去	590
第三十二 章	钟山风雨	601
第三十三 章	风卷残云	620
第三十四 章	暗度陈仓	647
第三十五 章	最后一战	674

# 第一章 针锋相对

1945年8-10月 延安 重庆 太行

## 1

历史披着烽火硝烟走进1945年8月15日，在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上重重地踏了一脚，仿佛总结性地为自己画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惊叹号！

这一天，在太行山深处一个名叫赤岸的小村子里，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张参谋正值夜班，电话铃骤然响起，他抓起电话，竟一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接连问三遍：“什么？什么？！”之后，反问，“你……你说什么？日本投降啦？！你是不是做梦？……”

“这个梦老子做了八年啦！可今天，这是延安的通知！”电话里的声音如同炸雷。

身上曾被日本人的子弹穿过三个窟窿的张参谋扔了电话，好像格斗场上奋力厮杀的勇士突然间失去了对手，满屋子转了好几圈，才抄起一个黄铜洗脸盆冲到院子里。

满天星斗，残月西沉。静谧的夏夜，清漳河水的潺潺低语伴着人们熟睡的鼾声。黄铜脸盆惊天动地响了起来——

“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熟睡的人们猛然跃起，不约而同抓起枕边的长短武器。

“快！有情况！日本狼来了！”

“在哪儿？日本狼在哪？！”……

望着呼啦啦拥到院子里的同志们，张参谋憋足气力喊了一声：“同志们！日本狼再不敢来了！日本、投——降——啦——！”

转眼间，长枪、短枪换成了铜锣、铁盆、油桶、破锅，一齐敲打起来，抓不到响器的人们返身跑回屋里，撕开棉被、棉袄，掏出棉絮扎成火把，更有人情急之中拽下匣子枪上的红绸布，蹦蹦跳跳扭起了大秧歌……

太行山沸腾了！人们手舞足蹈，以泪洗面，狂欢起来。欢呼声、口号声、歌唱声，一浪高过一浪，锣鼓声、军号声、唢呐声，一波赶着一波，火炬、马灯、手电筒追逐着狂欢的声浪，火龙一般上下腾舞，把曲曲弯弯的清漳河映成了一道光明的霓虹。

此时，西北高原的延安在沸腾！四川盆地的重庆在沸腾！

此时，整个中国都在沸腾！

举国上下，大江南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人兴高采烈，个个奔走相告：“抗战胜利了！”“和平来到了！”……

胜利。和平。多么动人的字眼。

在八年抗战的漫漫长夜里，中国人曾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地盼望胜利。现在，胜利已经到来，人们又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从此走向和平。

然而，人们脸上欢庆胜利的泪水尚未擦干，中国的天空又出现了内战的阴云。

8月16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还是在太行山那个名叫

赤岸的小村庄里,还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的那个张参谋值班接的电话:“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其第八集团副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的主力4个步兵师及1个挺进纵队,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地——上党地区!”

进而,在短短的几天里——

襄垣告急!潞城告急!长治告急!壶关告急!……

整个晋东南陷入战争的危急之中!人们在焦灼中将目光投向国共两党的政治中心——重庆和延安。

重庆。上清寺蒋介石的官邸与街头巷尾欢庆胜利的气氛形成强烈反差,显得十分抑郁。

匆匆到来的抗战胜利,使蒋介石有些措手不及。抗战八年,他的几百万军队大部分撤到所谓“大后方”的西南一隅,而广袤的日寇占领区却大部分处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和进攻之中。此种形势若不改变,那么,日本人的投降只不过加速了中国的赤化进程,因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为了改变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现状,早在8月11日他就接连下达了三道命令,命令的核心即是让他的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抢占果实,而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主动。在空间上,他可以依赖美国的现代化运载工具,从地面、空中、海上齐头并进,缩短大西南与全国各地的距离,而在争取时间的问题上,他更是情急生智,拟就了一份发给毛泽东的电报:

万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

他推测毛泽东是不敢应邀到重庆来的。不来当然最好，共产党拒绝谈判，破坏和平，那么下面的文章他就好做了。即令毛泽东斗胆如约前来，那也很好，他正好借谈判之机调兵遣将，以缓兵之计争取时间，让各路大军如期到达指定位置，抢占战略要地，先将共军分割包围于狭小地域，待日后收拾起来也就易如小烹了。

为了这个一箭双雕的高明之策，蒋介石神采飞扬，挥笔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从不相信上帝的毛泽东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这块因孕育了人类而与上帝共处于同一等高线的黄土坡上，俯视和洞察着蒋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战胜利比作桃树上结了桃子，那么桃子该由谁来摘呢？他一句话道出了再朴素不过的真理：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峨嵋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地要摘桃子，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同时预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仅不会让人民取得胜利果实，而且会阻止人民军队受降，进而还会向人民军队进攻，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果然，蒋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闹剧紧锣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对此，毛泽东又以他那湖南汉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个字——针锋相对！他说：“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时告诫全党，“全国

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针对蒋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全体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军和挑衅，毛泽东号召各解放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来犯者。而对于蒋介石接二连三发出的“谈判邀请”，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应允，决定飞赴重庆，一则争取全国民众，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国际国内舆论上赢得主动，二则尽一切可能延缓战争爆发，争取实现和平。

当时，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各解放区的首脑和将领云集延安。人们对时局的日趋紧张表示极大的忧虑，更对毛泽东亲赴重庆的安全问题表示莫大的担忧。许多人听到消息后说：“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点着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此去重庆，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作人质，他坚持内战的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对于晋东南上党地区由国民党一手点燃的烽烟，毛泽东尤为关注，临行前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交待：“我们的原则是针锋相对，或谓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阎锡山要占上党那个洗脚盆，那好么，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

于是，在和谈的烟幕下，一道道进军的命令从重庆的上清寺发出。

于是,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一封封自卫反击的电报从延安的枣园飞向各解放区。

一场空前规模的调兵遣将开始了。

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就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个被毛泽东戏称为“洗脚盆”的上党地区拉开了序幕。

## 2

上党,东临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岳,北望系舟、五台,群山环抱,峰峦排空,与天同党,故谓之为上党。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党辖地几经变迁,时而包括整个晋东南地区,时而只辖部分县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属地扩大为长治周围的十六个县。十六个县珠落玉盘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盆地里,水土肥美,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之后,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一步步退至黄河以西,上党便成了八路军坚守抗战的地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在这里浴血奋战,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黄河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抗战胜利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城市 80 多座,拥有人口 2400 万,军队近 30 万,民兵 40 万,成为全国七大解放区之一。仅 1945 年春、夏两季对日攻势作战,晋冀鲁豫部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 2300 余次,攻克日伪据点 2800 多个,收复县城 28 座,歼敌 37800 余人……

“千百万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鼻尖上顶着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晋东南三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

地图上,一个个箭头蛇信般地吐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短短的几天,抗战八年日军多次出兵未能全部占领的上党,一个又

一个的县城却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被阎军强占。

面对突发的事变和严峻的现实，李达五内俱焚，眼里窜着火苗。这位自一二九师成立就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太行，在抗日烽火中创立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关东汉子，比熟悉他的老家还要熟悉晋东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能如数家珍一样扳着手指道出那里发生的每一次战斗，他能像种田的老把式讲述如何犁地、如何播种、如何施肥一样讲述每一次战斗的谋略部署、组织实施和进展结果，也能像述说家谱一样讲出每一次战斗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不少牺牲指战员的姓名，至于那些战斗毙伤敌伪、缴获武器的数字，他更是脱口而出，绝不会有半点出入。然而今天，一贯以缜密沉稳而著称的李达却有些把握不住方寸了。

在战火硝烟中闯荡了近 20 个春秋，打仗对于李达已是家常便饭。他不怕局势的险恶，不怕敌情的严峻，眼下令他坐卧不安急火攻心的是部队的现状。

长期的抗战，特别是这年春夏两季展开的大规模攻势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一时来不及补充，不少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有的甚至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当然，八年抗战，共产党的部队就是唱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打败日本鬼子的，他李达毫不怀疑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积极性，他相信国民党会比日本人更积极地给他“送”来大批的武器装备。

他真正感到焦心的是“孤独”。面临即将爆发的大战，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两位统帅刘伯承、邓小平远在延安，薄一波、张际春等党政领导远在延安，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等一大批将领同样远在延安。留在太行前线的只有他一个“独脚儿”，可怎么唱好这一台“大戏”呢？

一封封催着刘邓速回太行指挥作战的急电发往延安。迟迟没有准确回音。

李达猜想中央肯定在作重大决策，于是再拟电报表达急切的

心情：

……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回太行。

8月24日，刘邓的回电终于来了。电报说他们将于25日返回太行。望眼欲穿的李达收到电报，反倒不敢相信了。延安距太行千里之遥，一夜之间到达，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40多年后，当年二野的军政处长杨国宇对笔者说：“这件事说出来，会吓你一大跳！8月25日那天，刘邓首长是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DC-9飞回太行的。同机到达太行的还有薄一波、陈毅、聂荣臻、林彪、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杨得志、肖劲光、邓华、邓克明、宋时轮、李天佑、王近山……几乎近一半的中共将领乘坐这架飞机飞抵太行，而后转赴华东、中原、华北、东北前线。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他在为蒋介石运兵的同时，却帮毛泽东遣了将。如果当年杜鲁门总统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懊悔得抽自己的嘴巴。”

后来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司令员的杨得志就是乘这架飞机返回太行的，他的回忆更加详细生动：

“8月24日夜间，我接到第二天上午9点前到延安东关机场的命令。命令让我只一个人去，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

“延安的东关机场我是去过的，但坐飞机却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到机场前，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同志一起去前线。到机场后，首先看到杨尚昆同志，还有黄华同志。不一会儿，看到刘帅来了，陈老总来了，邓小平也来了……杨尚昆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大家便开始登机。

“黄华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一架美国的DC型飞机，又叫道格

拉斯运输机，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每周六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这次是专供我们使用的。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这架飞机的都是些什么人。也许以为我们这些‘土八路’，搭他那架破飞机开开洋荤吧！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是靠人推动。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看到在这样一架极普通的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员，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若干年后黄华同志说：他事先不知道这次行动。因为他当时负责参加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联络工作，每次飞机抵离延安都要到机场去。那天到机场看到这么多负责同志，心里有些紧张，担心飞行中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的负责同志与美军驾驶员语言不通，无法对话，那是很危险的。他向杨尚昆同志提出随机行动，杨尚昆同志批准后，他才登机随行的。

“九点多钟，飞机的螺旋桨转动，开始在东关机场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不一会儿，大地下沉，飞机起飞了。

“飞行了大约四五个小时，发现地面有火把、烟雾。黄华同志说：‘请首长们注意，很快就要降落了。’

“飞机落地后，我才发现，这就是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我们已经从延安飞回了太行前线！”

李达得到刘邓首长乘飞机回来的确切消息后，立即派出一个骑兵排到机场迎接。

所谓的长凝机场，其实就是一片天然的开阔地。一年前，美国援华飞行队的B-26型飞机，被日军击伤坠落在附近的一个山沟里，飞行员获救后，由一二九师的骑兵排护送到师部。途中经过长

凝附近的这片开阔地，他们惊讶地说：“啊！你们八路军的根据地太伟大啦！竟然还有一个秘密机场！如果事先知道，我们的飞机迫降到这里，就不会出事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李达就有意识地让部队在这片空地上出操、跑步，把它踏得平平的，打算一旦有了八路军自己的飞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没想到这太行山的第一个简易机场，却让第一次坐飞机的刘邓首长剪了彩，为解放战争第一仗的胜利立了第一功。

大战将临的气氛笼罩了小小的赤岸村。

作战室里，刘伯承手握话筒与李达通话。

此时的李达已经身临前线。他在得知刘邓首长返回的消息后，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布置好迎接的事宜，便动身赶赴武乡县的新城——段村前线，准备为上党战役开个好头。

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太行部队已经攻下县城，肃清了敌伪，正准备乘胜挥师南下，攻打襄垣城。

“好！”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扼要汇报，用洪钟般的声音命令道，“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下，手指平汉、同蒲、陇海、津浦四条铁路：“蒋介石的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伸出四个爪子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芒刺在背啊！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因此，上党战役不但一定要打，而且打则必胜！”

邓小平接道：“上党战役的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

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

刘伯承摘下眼镜，认真地擦着：“和蒋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我们是了解他的。这个人有时吃硬不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有时你顶他几下，他反倒收敛一点。我们面前的形势正像邓政委说的那样，人民的胜利果实，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越有力量！”

“对。”邓小平走到地图前，“此役大体可分为一个序幕三个阶段。序幕就是李达同志正在指挥的收复襄垣之战。第一阶段是夺城打援，首先夺取屯留、长子和潞城，吸引长治之敌出援，在野外将其歼灭；第二阶段是围城打援，所围之城，当然是上党的心脏——长治；第三阶段是——”

“攻城歼敌。”薄一波见邓小平的双手在长治周围用力合拢，禁不住说道，“邓政委此计不同凡响！”

邓小平笑笑，点燃一支香烟：“我有什么不同凡响？还不是刘师长的独有风格。”

刘伯承也笑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来救者，这本是古人的发明，我可不敢居功。只是我常用此计，而敌人仍然不接受教训，总是要自己往圈套里面钻，这才让人难以捉摸呢……”

8月29日，晋冀鲁豫军区作出战略部署，并去电请示中央军委。8月31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刘邓部署：

……阎部一万六千人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合签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10日凌晨2时，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夏日的重庆如同一座火炉，而正在那里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却处在如霜的季节，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是8月28日飞抵重庆的。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南麓那个峰峦叠嶂，曲径通幽，有着郁郁葱葱的古柏苍松的“林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重庆各大报用号外或特刊的形式，报道了那个令国人激动了一夜的消息：

蒋主席举行盛宴欢迎毛泽东先生。席间，蒋主席和毛先生相继致辞，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

然而，第二天正式商谈一开始，晚宴时的温文尔雅、轻松愉快便被针尖麦芒、唇枪舌剑所替代。国共两党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由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直接商谈；具体问题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谈判。

由于蒋介石匆忙之中拿不出具体方案，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说：“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毛泽东的话还未说完，蒋介石脸上的笑容立时消失了，手一摆打断道：“中国没有内战！”既然中国不存在内战，那么，这次专为避免内战、实现和平而进行的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

毛泽东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的老调重弹。多少年来，蒋介石从未承认过中国有内战，挂在他嘴边的是，中国只有“剿匪”或“剿共”。照此逻辑，只能说明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愤懑和轻蔑的笑，反唇相讥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接着，他扳起手指，历数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